

卷二

書名 皇明名臣經濟錄十八卷 嘉靖二十八年序刊本
 撰者 明 陳九德 輯, 明 嚴訥 校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史-詔令奏議-奏議-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文鈔-6
 編號 B19232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92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文鈔-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皇明名臣經濟錄十八卷 嘉靖二十八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一

開國 洪武

陶安傳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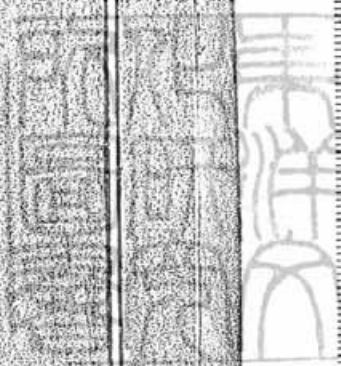
乙未夏六月

大祖率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者儒李習率父老出
 安見

謂習等曰龍資鳳質非常人也我輩有主矣
 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

監察御史樂城陳九德刪次
 翰林編修常熟嚴訥校正

0 1 2 3 4 5 6 7 8 9 10





臣經濟錄卷之二

監察御史欒城陳九德刪次

翰林編修常熟嚴訥校正

保治

永樂

洪熙

宣德

正統

夏原吉傳錄

王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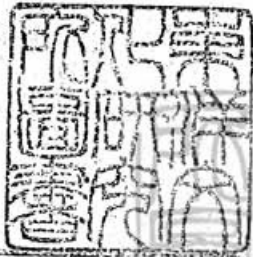
洪武三十一年陞戶部右侍郎

太宗入轉戶部左侍郎旋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命

詳定兩浙大水命公往治且命都御史俞齋

水利集賜之徧詢故老水之源委時役兵民數

萬撫恤之人人盡力布衣徒涉晝夜經畫目為



之赤盛暑或持蓋至曰衆皆赤體暴日中吾何
忍求涼決壅滯修隄浦濬溝洫治橋梁導水入
海水不爲患又奏發粟萬餘石以賑饑給牛具
種子與民兵吳人懷之姚廣孝還自浙西

上首詢公廣孝曰夏某古之遺愛也召還掌部事請
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種蓋以妨商
賈勿使富貴專錢以沮貨易禁包攬侵欺之弊
清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初建北京宮殿採木
運餉者命公出巡視給以錦衣官校四十人
罪怠事者公登車即諭官吏軍民各處乃事

將出巡蓋恐犯者衆也人人感悅而事集八年
親征北虜命輔導

皇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諭
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其盡心輔導時京邑
諸司草創公每旦入朝獨近

扈前叅決機務退至政事堂郎官御史抱案盈庭
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比奏行在南啓

東宮京師肅然七月

駕回北宮公見便殿曰卿輔

皇孫居守事安叅決機務咸當朕心公曰

陛下之訓

皇太孫遵行之臣何功之有翌日

上諭群臣曰夏某輔導

皇孫今之周公也十九年三殿災公言愛民所以敬天也乞蠲逋負及芻糧採辦金銀課程優恤流移以回

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怒誅之時科道亦云不當輕去金陵

上曰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言者因劾

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辨都御史陳英言科道皆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上命左右至午門前問衆皆碎罵言官公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義臣等之罪也

上悅兩宥之交趾平

上問公陞賞孰便公對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乃陞尤功餘皆班賚西域法王來朝

上將親勞之公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

上如是下必有甚焉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

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微加于諸侯之上況夷狄乎
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大臣死不敢奉詔

上笑曰卿過侍郎揚勉之拜獼猴遠矣山東妖人唐
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公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
悉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公叱曰

朝廷之恩我何與焉漢燕人逆謀旣彰

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公曰謀出於彼居臣何與臣敢
以百口保之十九年議

親征北虜群臣無敢諫者公曰我受國厚恩不可
不死爭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
入叩頭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
況今災青屢作內外俱疲

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

上怒乃命公整邊儲於口北賓懼自縊遂併籍歸家
命錦衣官立取公回至則方起駭理儲錦衣促
之公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
以累公及至

上問征虜得失公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略之意

命繫於內官監

皇太孫屢請赦之

上命中使覘之因問曰

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公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

上意頗解猶繫之

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八月計至

仁宗時爲皇太子親臨繫所公趨出

皇太子立中庭泣曰楊榮報父皇已賓天公伏地哭

不能起

上命起卿可出視事公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敢出 駕回命賜御厨饌咨以國事公言方今民力竭於東南戎伍疲於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

上曰朕意亦然復以詔條事宜訪公公請賑饑寬負省賦役罷西洋寶船雲南交趾採辦金寶香料各處開辦金銀課程每朝罷必呼公等二三大臣近 御座前或隨至便殿面議政務凡內諸司所進章疏命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

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復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交趾請降廷議疑其詐也更欲興兵討之公曰兵疲矣譬如癱伏于身未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進平和之劑俟血氣調和自愈若惟毒之攻心腹內虛復生他患不若因其請降許其復國自新二揚議亦同遂偃兵息民天下賴之

漢府之變

仁宗賓天夏忠靖公受顧命時

宣宗為皇太子監國南京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

太后以公東宮舊輔凡軍國事悉命公裁處公密謀

急迎

駕還京

駕將至群臣出迎

太后密命公留佐襄王監國

上見輔臣首問公安在蹇少師等莫能對

上不悅駕至京召公慰曰近見

太后諭所以留卿之意朕方知之八月漢庶人謀反

移檄誣輔臣奸邪亂政以公為首蓋惡公等得

君贊治不利于已也

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變亂親
藩罪當死

上曰卿何為是言彼蓋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同
之命分坐密議屏左右語揚文敏公首勸

上親征

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
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
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有辭宜卷甲縶戈而往
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崇言
是

上意遂決即躬率六師征之晝夜兼程而往師臨城
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城上詈公罪人既得
大破恩賞賜公閹者三人掖公朝參出入公固
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勲而何

趙府之變

楊士奇

宣德元年高煦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遣尚書陳山迎

駕山見

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龔執趙王則

朝廷永安

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召
蹇義夏原吉諭之兩入不敢異議榮言請先遣
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之可擒也
從之榮遂傳

上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
欺哉且

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色曰汝何沮國之大事乎今錦
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
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榮

曰汝不然吾言吾往與蹇夏言之士奇往見二
人言之蹇曰

上意已定衆意亦定公可中沮邪夏曰萬一
上從公言今不行後趙或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
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事勢與永樂中異永樂
中趙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且昔孟特揮所為
王實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即如
公言今若何處置士奇曰為今之計
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
於國體亦正矣二人曰公言固當然

上特信楊榮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與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加厚
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勅則我當以聞時惟
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赴入見溥士
奇亦踵其後而門者沮二人不得入已而有

旨召蹇義入蹇義以士奇言白

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一
問惟召榮及蹇夏不復召士奇及溥至良鄉二
人始得見

上意猶若未平忽厲聲曰好機會不得乘到家

皇太后必見尼矣

上至京大悔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諜諜請盡削
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一日特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
何士奇曰今日宗室惟

陛下於趙王最親當保全之母惑群言

上曰我亦思之

皇考與趙王最友敬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
思所以保之之道吾今將封群言俾都御史劉
觀及公卿中選一人齎以示之使自處對曰必
不得已別於 皇親中選一人與趙王心相孚
者偕觀行庶幾有所開導

上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素容至親且善開諭更
得璽書親諭之尤好

上從之遂遣容觀行趙王得璽書及言者所上章大
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以上表奏謝恩而言者
頰息

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竟踈斥之蓋

上初雖為山所惑灼知其非踰數月召士奇至南齋
宮諭之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
自今勿以見忤為嫌遂賜白金寶楮文綺

王振之變一 劉定之

昔我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驅逐胡元遁歸朔漠其末帝妄權帖木兒既殂
太祖以其常臨天下謚為順帝可謂盛德至仁矣順
之遺胤據其故土仍君長醜類世數莫考惟知

其地名瓦刺其君立于

宣宗皇帝時者名普花此稱為可汗而彼自稱不知
意必仍僭其先世大號也故其臣亦悉用故時
將相稱號豈非羊質虎皮鷲翰鳳鳴者哉稱丞
相二人曰和寧王魯阿台曰順寧王脫懽嘗遣
使者朝貢
朝廷賜以詔書亦稱曰王其後二人相繼死而脫
懽之子也先悉有二人部屬其號為太師君臣
異處常不相見普花娶也先妹以相固結今
皇帝即位以來也先每年冬遣人貢馬

朝廷厚答金帛過元旦郊祀始遣人還然久而漸
桀驁不恭往來通事等變詐反覆告以中國虛
實也先求以其子結媼于

帝室通事皆私也先進馬為聘儀

朝廷不知也答詔無許媼意也先媿怒以正統十
四年七月初八日入寇塞外城堡多陷沒邊報
日至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
禦之源等既行司禮太監王振勸

上親征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等治兵
朝臣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

駕行命

郟王居守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群臣謁見偕太僕金英吏部尚書王佐郟堃學士曹鼎等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井源等報敗踵至

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繖罩營雷用大作振惡之乃勸

駕還八月十三日至狼山虜追及遣朱勇等三萬騎還戰皆敗死無隻騎回是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僅廿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以求和為言召曹鼎草劾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去遂移營踰塹以行迴旋之間行伍已亂爭先奔逸勢莫能止虜陣蹂陣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屍蔽野塞川宦豎虎賁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文武軍士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饑渴得達関上

八經注卷三
虜舉我輜重惟取其金銀珠寶貴細者其實虜
衆僅二萬我師死傷者過半十六日

上在虜營手書遣人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金帛
懷來城不可入縋而登復遣人送至京以其夜
三更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闕下頗
聞敗報私相告語愁嘆驚懼出紫陌見軍士奔
歸瘡殘被體血汗狼籍然尚未知

上所在也是日午遣使賫黃金珠玉袞龍段疋等物
駝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 車駕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闕下命 郕王權總萬機於午

門南面見百官啓事奉令施行衆皆謂行且即
真矣數日內外洶洶不自保已而

皇太后詔天下立 皇子見深爲皇太子又數日
于謙等彈奏奸臣王振傾危宗社歷數其罪于
萬言讀既畢 王諭以自有處置謙等言振
罪惡滔天今日不即典刑滅其族臣等皆死於
此夫不但已也因哭聲徹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闔門衆擁謙等隨入太監金英傳
令旨且退衆奮欲摔英英懼言令籍沒振遣指
揮馬順往衆曰奸臣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鑑英

脫身入跪前勸解辭色稍遽給事王竑捧順頭
眾爭毆之蹴踏捨裂頃刻而斃或就脫順鞞擊
出眼血流閤門前眾愈怒求內使毛玉等二人
英使人摔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於東安門軍
士猶爭奮不已陳鎰等奉
令旨籍振宅并
其黨彭得清內使陳宦等家執振姪錦衣衛指
揮王山至跪于庭共唾罵之

令旨獎勸百官各回蒞事拜謝而出明日移

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由此即真之議益急振宅

在宮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室擬于宸居器服

綺麗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丈

七尺金銀十餘庫馬數萬匹巒山干市其族屬

無少長皆斬山弟林亦為錦衣衛指揮從

駕死于虜林尤凶悍姬妾百數二十二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門不開校尉素斌隨侍以頭觸門大叫

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宣同出

見獻莽龍袍

上以賜知院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通漢王

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以入城又曰虜欲

歸我情偽難測且嚴為備安獻酒

上酌酒飲訖虜令括城中犒軍物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

駕既獻虜不應二十三日

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遂去過貓兒莊九十海子見蘇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

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出其妻妾四人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為娛其後遂未

上居于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妻見

上亦如也先禮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也先每七日獻馬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馬黃牛之致來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

王早正位以安國家有司擇日行禮率眾詣文華殿請

王出見辭讓不允眾共言

祖宗神器不可虛

聖母有命不可違有旨請乃再拜三呼而出

王振之變二

李賢

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

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信然且政在甚閣委用
三楊非

太后不能正統初有詔凡事白于

太后然後行

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
數日

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事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
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其事來議如此施行

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召振
責之由是終

太后之世然後專

王振之變三

李賢

自振專權上于天象災異疊見振略不警懼凶
狠愈甚且諱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
民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遍生奏之如常
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折人家數十戶一應山移
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徙東流於
海滄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於內府乾方

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胡寇乘機內舉犯邊聲息急甚日報十次已巳秋七月振不與大臣議拔

天子幸師親征明日朝罷

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予與驗封郎中趙敏謂虜勢猖獗

駕不可出白子冢宰乃約文臣上章留之不從

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備

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人事極不順至龍虎臺扎營方一鼓即虛驚衆以爲不祥明日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洶上聲息愈急隨

駕文武速上章留之振益怒俱令略陣明日當過雞鳴山衆皆危懼無不歎息怨恨者予不勝其怒與三五御史約會今

天子蒙塵六軍喪氣無不切齒於振若用一武士之力粹而碎其首於

駕前數其奸權誤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詣大同而
駕可回也欲謀於英國公不得間竟行人人自危
未十日軍士已乏糧矣方秋禾稼遍野所過一
空將至大同僵尸滿路寇亦開壁待我深入至
大同又欲北行因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其
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晚
雷雨滿營人畜驚懼益甚又連日雷雨滿營過
宣府寇追至明日于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
國公率兵五萬迎之有勇無謀冒入鵝兒嶺胡
寇于山兩翼阻邀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
木明日巳時合爲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也將
午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
泉寇見不行退營速傳令擡營南行就水行未
三四里寇復回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鬪俱解
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壘如山幸而胡人
貪得利不專於殺二萬餘人中傷居半死者三
之一驢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爲胡人所
獲滿載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幾于
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况
乘輿爲其所獲豈偶然哉

王振之變四

李賢

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餘有自虜脫營回者方知無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譎詐不可信未可以使往報左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

上從之人皆危懼善曰

上皇在虜庭食君之祿者於心安乎此爲臣效命之秋也遂行至其境虜將也先密遣人黠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解衣甲而走荅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况此行只是扈從

隨

駕初無號令對敵四方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爲福今

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扮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令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遍下錐橛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只用一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錐子大石頭一斗打

去迸開數丈闊者着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毒藥最快若箭頭搽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即死今從其計已取藥來天下選了二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曾將有罪人試驗箭去着皮就死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即裝藥便放馬來衝躍若做大樣兩頭銃裝鐵彈子數箇搭上毒藥排于四層候馬來齊發俱打穿肚曾試三百步之外者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知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

又精銳可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荅曰兩家和好了何用虜人聞此言前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何官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段疋疋剪為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何如荅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

太祖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上與一二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

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厮到中國為奸為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過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差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吳良收了進與

朝廷疑怪乃詰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段疋及其

人送使臣去反說是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

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答曰者胡語云者然辭

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

餘里一鍋賣給二疋使臣去買止與一疋以此爭鬪而賣鍋者閉門不賣

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笑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回人所為他將一疋剪做兩疋送與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都御史說的皆實今事已往都是小

人說壞因見說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為北方大將軍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虜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拿住剜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曾着殺他又曰兩家今日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笑曰者問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堯

位于弟正與堯舜一般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來還着

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要他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

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討財物來後人說官人受財了若空手迎去見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修史書備寫上着萬代人稱贊也先笑曰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

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

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日都御史
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
禮也先顧美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

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
明日伯顏與

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日

駕起也先率眾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
軍護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命大頭目率五

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

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送而還獵射
獲一麀來獻受而去

駕入關送的頭目緊隨

上命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

乘輿揭簾視見入大內然後就館此事雖是也先
輩累受

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過向非使臣負忠義之
氣發于言辭應對不窮有以竦動觀聽陰折兇

惡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猶豫滯留以

索利于再四安肯一旦慨然首肯無疑以回
乘輿於不可出之境前代若晉若宋數帝陷入者
迎之不得祇見其辱耳嗟夫使臣若此千載一
人而已

題建言事

劉定之

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今日也先乘
勝入寇直抵京城奉

上皇以去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
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

駕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

雖非

陛下所能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
行之乎臣愚無知敢條陳所見以俟采擇其一
曰戰陣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托持
重之說而不能出其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
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
宋吳玠吳玠兄弟三壘陣前一行刀楯蹲伏以
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
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
維持迭為救護庶幾不至狼狽又虜騎之來奔

走蕩突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用八千人執長刀如湧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腦下截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擢便捷優于火鎗之遲緩趨起也其二曰守禦昨者紫荆居庸等關既不能備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關隘實則坦途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實隊伍如古者畫境分守之時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

為必有效驗其三曰通使夫通使之職欲其內蘊忠直之心外有言語之才其四曰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俗類其心必異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交其衣服不許自遵夷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錯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中國之民里用相雜以染化之其伍曰練兵夫兵士受布粟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攻戰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

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為商或習
學技藝以為工商工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
費一旦率以臨敵如駘牛羊以當虎狼幾何不
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
有踵舊弊而不舉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
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銳者汰其
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其六曰撫
民其七曰選將夫

國家用將有出于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
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
知將宜令各舉所知不拘門第或以勇力或以
計策其餘公卿侍從宜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
之庶乎枚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才由此而充矣
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无兵將也
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
昨者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有摧陷羶
羶迎回鑾輅但送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
足罰亦未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陞為侯爵謙由
二品陞為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
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今宜使亨等但居

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作敵愾之氣
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肯
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
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其九曰議政向
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
人主當總攬權綱親決機務而大衣之領不可
倒絜太阿之柄不可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
決者宜日御

使殿使臣侍于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
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勅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論
謀疇咨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機也益以熟察于百官也
益以明

聖政益親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奏
本進入

直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
于雍熙也凡此皆其見于政治者而尤必以德
學爲本臣請得終言之其十曰德學知仁勇三
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

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爲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即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於學矣然五經諸史之博儒生且未易遍觀而況于人主臣謂經莫要于尚書春秋史莫正于通鑑綱目

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惡兼而觀之則於爲君也旣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旣知有呂彊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旣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爲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

于謙行狀錄

于冕

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入寇獨石馬營至秋勢

益猖獗

上將親帥六師討之公偕尚書鄜堃上言

皇上宗廟社稷之主誠不可不自重不聽是年八月三日六師啓行留公理部事十有五日師駐狼山俄而虜騎奄至王師敗績死者填委溝壑爲滿蓋曠世所無之奇禍也

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公北望號哭誓不與虜俱生
太后命鄭王監

國是日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王方攝
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
不平衆怒擊順死於廷且索振所親信二內侍
將擊之彼此譴譁班行雜亂無復

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公堅立不動

王亦疑懼屢起欲退公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
旨令群臣立班勿擅動命紅盔將軍用瓜擊二內
侍期亟死

王從之時在廷上下相顧未已公恐事出不測復
進言曰請再宣諭群臣王振罪固當赤族俟啓
太后行誅未晚馬順罪惡應死勿論衆稍定退

朝時過午刻矣公袍袖皆裂徐步出左掖門吏部
尚書王直迎執公手謂曰今日事起倉卒賴公
以定雖百王直將焉用之公辭謝不敢當

太后以公人望所屬陞兵部尚書公以

鑾輿未回大敵重至若前日扈從失律者一槩寬
貸則今日被堅臨陣者何所畏憚迺上章劾舉
武臣顧興祖等文臣王佐等

王令法司議罪以聞時
親藩有上章願赴

闕勤王者

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

皇太子冲幼未能遽理萬機

邠王年長

宣宗皇帝親子宜嗣大統言者亦以時方多事國有
長君社稷之福於是文武群臣交章勸進

王涕泣固辭

太后復降旨

王不得已即位遥尊

英廟為太上皇帝改明年為景泰元年天下始知有
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公見

上泣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
可不預為計邇者各營精銳盡揀隨征軍資器
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
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
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行工部齊集料物內
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城九門最
為緊急令都督孫鏗等統軍士出城守護到營

搏練振耀軍威遣給事中御史等官王紘等分
投巡視勿令踈虞各城門外居民虜若迫其脅
從則敵勢愈衆宜令兵馬司曉諭遷從城內居
住通州壩上等倉糧不可捐棄令在官諸人閑
支准作月糧之數一舉兩得計無便於此者大
同宣府等處曾經虜騎往來剽掠者請
勅各處守臣諭以今日

國家之事必須輯和衆庶固守城池整糊人馬互
爲應援一切閃隘樓櫓墩臺壕塹務在挑修深
固不許虛應故事至於選人材尤爲當今急
務文臣如軒輓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
者宜爲將帥凡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効
則治臣之罪

上深嘉納悉施行之時邊報絡繹訛言萬端侍講徐
理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以避之事聞

六宮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公慟哭于廷抗言京
師天下根本

宗廟山陵社稷咸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此
此處不守何處可守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
渡之事可監矣

上是公言堅持固守之議先是京塲草束自永樂以
來承平日久俱在城外堆積以千數百萬計壩
上養大馬草束料豆亦置倉塲於野外公一聞
虜寇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官縱火焚燒一
面奏

聞或謂事重何不待報公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
若少縱待

命下適以資虜人皆服公經濟遠畧主將石亨與公
謀議頗異只欲盡閉九門堅以待之公不聽乃
請率先將士躬探甲冑軍德勝門外閉闔城門

示以必死泣諭三軍誓言國恩當報忠義難得
事機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
百倍十月之朔也先入紫荆關傳言送

駕還京長驅直前邀我六七大臣出城議和奉

駕還官所邀金帛以萬萬計蓋責我難從以起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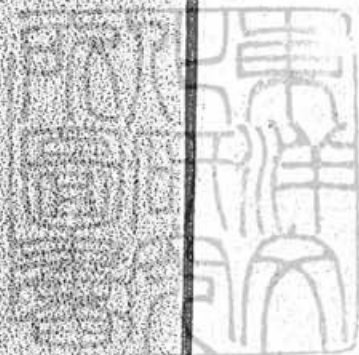
端廷議惴惴禮部使來問公公曰今日止知有
軍旅他非所敢聞對壘凡七日是爲十月既望
謀知虜中移

英廟車駕離其壘漸遠乃砲擊其壘虜死砲下者萬
計也先大沮宵遁仍奉

駕以北我軍奮欲追擊之公不許止令逐出境外
縱之自去



卷之二



所
圖
書